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馬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馬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丙為宣撫副使欲鑒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韙之　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鄭剛中在蜀久秦檜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按劾於是計司拱手及安丙為宣撫薦陳咸為

戊辰修紹興以後謚法

庚午追奪秦檜王爵

禮官改謚從李壁之請也　崇觀後一時大臣多得美謚若蔡京鄭（原本缺　案宋史鄭居中徽宗時人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與蔡京同時當即此人也）皆謚文正何㮚謚正獻之類是也中興後京已追貶故奪其謚它則如故秦檜死其館客曹宗臣為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勳烈冠古令之語公議不平開禧初李壁為禮官請易以惡

統兼
丁丑吴曦納欵於金
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爲蜀王
復泗州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五月又復虹縣江州統
領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案陳孝慶
原作孝廣今從後文改正泗虹新息褒信之復佗胄傳俱在四年
五月辛巳朔吴興郡王抦薨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内批金人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内翼日乃下北伐之詔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殿撰辛棄疾除知紹興府過闕入見言敵

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惟茲
仇敵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
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衣冠遺黎虐視均於草芥骨肉
同姓吞噬劇於豺狼兼別境之侵陵重連年之水旱
流移罔恤盜賊恣行邊陲第謹於周防文牒屢形於
恐脅自處大國如臨小邦迹其不恭姑務容忍曾故
態之弗改謂皇朝之可欺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
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

甲申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

倬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壬寅太白晝見

是日簡荆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

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

時為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乙卯雅州蠻高吟師出降

官軍殺之詳見今年正月注

丁巳復褒信縣

是日敗郭倬等官

倬與李汝翼以宿州之敗皇甫斌以唐州之敗並奪

三官斌尋又奪五官南安軍安置

甲子李奭罷

嘆因言今從官中薛象先沉毅有謀然失之把持鄧
伯允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通古知今失之弱
益季章使還言兵未可動故以為弱也及用兵首命
鄧薛宣威兵敗季章乃秉政　李壁參知政事以劉
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召擢守貳
四人黎州楊子謨石泉張𢡟隆慶倅何德固瀘倅張
鈞而黙子謨鈞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黃申之青
神宰湯洪選人四人漢州學官詹久中眉州學官張

於鎮江府
壬申置御前強勇軍
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九月戊子雷
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巳賞復泗州功
先是七月辛巳詔復紹興邊郡賞至是舉行
冬十月戊申朔詔舉將帥

蹈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

戊戌圍和州

守將周虎拒之

陷信陽軍

辛丑圍襄陽府

趙淳憂懼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金圍皂郊

不下移屯天水縣

壬寅陷隨州

於金矣

乙巳陷西和州

後八日乃去

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

金兵凡二萬人守將李師尹拒之　是日金兵二萬

人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

庚戌陷成州

守臣辛㯙之遁去三月丁酉金人始去　是晚吳曦

宣撫使副

吳獵宣撫京湖

獵以荆湖北路安撫使爲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

陵府

復兩浙圍田

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案吳曦傳在曦還興州之夜

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

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乙亥程松遁

下版曹如所請或以告執政者執政笑曰某備位廟堂縱事事不與聞省劄亦須押過豈有未經執政官書押而外間已被受之理語未畢其人通謁致謝執政愕然及出則袖省劄而來曰荷相公鈞念已得請矣葢陳自强大拜後時押空頭省劄以送侂胄須用即填之故一時造命廟堂或不與知此特其細耳此事不得其歲月姑附於此

臣率百寮拜表稱賀從之癸亥甍追封順王謚曰冲

懐

庚寅遣淮民歸業

詔建康府給裝錢後四日命兩淮帥守監司招集流

民

辛卯楊震仲飲藥死

震仲以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吴曦以僞命招之

震仲不屈而死

甲午吳曦僭位於興州下黃榜於四路
以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　戊戌利
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偽命削髮於利州之石鐓案咸傳作后鐓
庚子彭輅奔襄陽
先是輅以全州副都統進屯上津
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
甲辰陳孝慶罷

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是時四路行移獨成都
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其後董鎮誅啟篋成都得
遺曦書藁有云楊侍郎未肯通情云
壬申金人退
始御正殿復膳
甲寅竄商榮
削奪官爵柳州安置
己未吳曦反書聞

程松罷
以四川宣撫遁歸故也
楊輔為四川制置使
自成都府路安撫除以蠟書達之
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自淞江制置除
韓侂胄與吳曦書
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同發侂胄書云伏自正月

十九日辱調雲二字號鈞翰之後此月旦日嘗附庚牌遞上狀諒以呈達多日不聞動止之詳正切瞻仰忽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有如先世勲德之盛中興之功居第一契丈平日忠誠許國佹胄所深知度必無是理鈞意或以權宜割地與之連和姑為保全蜀之計此非排難解紛之舉程樞既凡事背馳已為敷陳與之祠祿矣萬一盧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敵情難測前事可鑒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子孫之傳

挺子昕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為之草表以賀表
文中有揚命二字既行矣熈之一日挾尚書以進謂
挺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李何用之挺大驚追之
不及由是李與昕皆恨之未幾趙彥逾來蜀總計舊
例西帥遣蜀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熈之既
為昕李所憾乃共薦安公代之彥逾見之甚喜他日
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
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

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彥逾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盍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盱李共為解遂已未幾丙秩滿入都因為蘇代挺記其前事欲拒之盱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亮其無它也安公為人警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為延譽於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為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

安軍𠤎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緒復遷一
官為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俄
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操可
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祐宋夫豈偶然哉　武興之
變立功者安觀文為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
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
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
節者陳侍制咸為之首史次秦薰目避偽次之李國

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銓李道傳皆不受逆儔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鄧性善程遇孫宋之源文俱家子欽劉端友劉靖之楊汝明張方家大酉楊修年梁梓詹久中晁子儀錢元儒龎坤載張權鄧諫從袁桂楊禺年李莊程公説避偽去官又其次也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成都帥臣楊輔也其餘拒偽歸朝如劉侍郎、書臺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皆

曦及復四川功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犒賜共用金七十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匹錢八萬二百五十引　自昔亂蜀者非蜀人如張魯李特劉闢王建孟知祥之類皆北人也本朝王均張信東京人王孝忠蔡州人中間惟饑民王小波以歲荒盜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吳曦兄弟與其謀主姚淮源米修之皆德順軍人董鎮饒州人方

之屬往往飄没焉漢中留餘月復還益昌蓋伲胄許
以蜀帥命之故遣人往湖外挈其孥而遅留以俟命
耳宣諭月俸如宣撫德夫以丁夘夏初入峽戊辰春
末還夔州首尾一年自德夫至賔客吏士共費大軍
庫錢近二十萬緡而諸司聘幣不在其數於是陳和
甫劾從僞者八人得旨除名編管而副宣撫司奏駁
之事下德夫𡙡實初德夫為湖南莞庫宋若水子淵
郎中提點刑獄率諸司共以 京秩薦之子淵之子龍

游令之源時權宣司準備差遣馳至益昌營救其事德夫謂之源吾當檄君往諸州究實君其爲諸人道地事可無它之源曰之源但能導達此意於公若受檄而行即當以實告耳德夫罔措會朝廷用制置司奏免馮光弼等三人編管但除名事乃已德夫早爲劉文潛司業幕客又受丞相趙温叔雄所知文潛死於謫籍常欲厚報之會温叔之子昱除知廣安軍久病不及赴而死文潛之長子坊以病廢其中子堅通

死擅歸所居遂寧之長江德夫素惡其人幕客以綱擅出境請詰之德夫以綱嘗為宣司所薦不敢問其幕客之輕鋭者共逼之德夫不得已初問不報再問以宣檄為解又持不可德夫曰已問矣恐傷宣司太甚可止也德夫守蜀歲餘會宣撫司罷乃以安子文為制置大使而德夫召去然其為人樂易臨民寬恃士有禮故蜀人安之惟識者以不能旌别淑慝為恨李仲衍為成都提刑嘗面折德夫曰侍郎為南軒門

癸亥林拱辰使金

林仲虎副以通書官方信孺自軍前歸言金有和意也　張巖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北帥布薩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侂冑以書遺安丙諭指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帥啟緘却餽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來大略言當聽命於

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
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壁所薦
侂胄命攝殿巖後以擊侂胄之勞終於節度使　侂
胄之妻吳夫人者憲聖后姪女也蚤死無子侂胄既
貴四婢張王譚陳皆有寵累封至郡國夫人所謂四
夫人也每内宴往往宣押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
庭皆惡之其下又有封恭人或安人者甚衆侂胄殛
死四人皆知不免盡取其珍寶瑰異之物擊碎曰無

誣元老以大忠為大逆逞私意旣行凶燄日熾交通賂
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於掖庭創
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
奢極侈僭擬宫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决於
厮役蘇師旦之口巳所欲為不復奏禀徑作御筆批
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
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庭了無顧
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冐居老

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
皆怨乃為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宗
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
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授
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
傳金封佺冑為吳王又謂佺冑欲與曦分吳蜀之地
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圍
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絛結如此等類

意欲何為稽其捻惡雖寸斬之亦不足以謝天下亟死之日京都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録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為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葉適吴獵之出為恨云

參政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樞密院事

上欲擢史侍郎樞密固辭乃命錢參政兼知院李參政兼同知是日禮部尚書衛涇除御史中丞吏部侍

涖其刑妻子編置　有司簿録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令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别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故處以極典

配周筠

決脊刺配嶺外

詔求言

詔曰奸臣擅朝畏人議已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

以立皇太子也

十二月乙巳邱宻為江淮制置大使案本紀在癸卯

時趙淳已為江淮制置使故加大字以別之罷山東京東安撫司尋又罷京西北路招撫司

許奕使金

吳衡副之

乙巳太白晝見

庚戌貶許及之薛叔似